



法国当代文学
丛书

黑色摩托

〔法〕皮耶尔·德·芒迪亚格著 徐和瑾译

Pieyre de Mandiargues
La Motocyclette

Edition française 1963, Gallimard

Avec tous nos remerciements au Service
Culturel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hanghai pour son concours à la
publication de cet ouvrage.

黑 色 摩 托

[法]皮耶尔·德·芒迪亚格 著

徐和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13,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0,000 册

ISBN 7-5327-1989-8/I·1184

定价: 9.50 元

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梅岑格施泰因从沉睡中醒来，像躁狂症患者那样走出房间，来到楼下，匆匆忙忙骑上马，在小道纵横的森林中驰骋。

——爱伦·坡

第 一 章

现在鸟叫声停了，而因为这时候街上车辆已经很稀少，司机往往会把车开得飞快，所以她驾驶摩托车必须谨慎，于是，丽贝卡·尼尔慢慢地从幻觉中摆脱了出来。她在出发时深深地陷入幻觉之中，几乎无法把幻景和夜晚的事物区分开来。她的幻觉是这样的，至少她记得是这样的：她在一棵十分高大的树木上面的一个枝条上，天空阴暗，但有的地方稍有亮色，看来阳光无法穿过云层。她觉得她在树枝上像一朵花，等阳光驱散浓雾后会在太阳下盛开。几只鸟在她周围飞着，时高时低，还有几只停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在稍低一点的地方有一个男人，在幻景中是她的丈夫雷蒙，但长得并不像她的丈夫，瘦瘦高高的，笨手笨脚，而真正的雷蒙却有点矮胖。只见他在一根主枝上像猫那样往前走，咄咄逼人的样子相当明显。于是，她竭力想摆脱植物的状态，使自己重新开始活动，并能发出警告。她十分激动地听到自己说出“抢窝贼”这几个字，但与此同时，刚才幻觉中的景象突然消失，她又睡在床上，喉咙哽噎，身子直挺挺地躺在雷蒙的旁边，雷蒙咕哝了一声，仿佛

是在回答，然后朝她转过身来，继续睡觉。这时，鸟栏里的声音传到了房间里，因为窗子没有关上，而这会儿又是黎明时分，一百多只鸟正在花园里放声歌唱。雷蒙·尼尔租的这幢小屋建造在阿格诺^①的郊外，在通往比切的公路上，离森林不远。

她周围是各种各样的鸣啭和叽叽喳喳的声音，她没有去听这些声音，但这些声音却像落到她身上的水滴那样传到了她的耳边，使幻觉的景象变得支离破碎。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丽贝卡一动不动地躺着。要是雷蒙在这时醒来吻抱她，她就会呆在床上，并重新睡着。她等待了片刻，在肩上感到他的气息，并听到轻微的鼾声。然后，她确信他不会醒来，她也不会重新入睡。她可以把他叫醒，但没有这样做，而是去想野外的空间。这些想法产生于幻觉，也产生于鸟儿的鸣叫声。她沿着一条她熟悉的思路想下去，她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她的双手先动了起来，使她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它们放在她小小的乳房上，亲昵地抚摸着她的腹部，摸了摸所有光滑的部分，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去想这些部分，而是把全部思想集中在脑袋之中。“我并不讨厌自己，”她又想道。她同她丈夫的习惯不同。她丈夫在八月份还穿着整套睡衣睡觉，可丽贝卡却不想穿任何睡衣，也不能在关上窗子的房间里睡觉。她睡觉时一丝不挂，有时要盖上好几条被单，冬天要把厚厚的鸭绒压脚被一直拉到脖子上。

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进入室内，变得有些暗淡，色调看上去冷冷的，使人不想离开暖和的被窝。丽贝卡尽管可以呆

^① 阿格诺是法国东北部下莱茵省城镇，位于斯特拉斯堡北面。

在床上,还是钻出了被单,但出来得不像想象的那样快,而是慢慢地出来。在房间里(五月份的早晨,房间里显得有点凉),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仿佛在锻炼自己的意志。然后,为了不发出声音,她没有打开放置她内衣的衣橱和五斗橱的门,也没有拿放在椅子上的衣服,而是直接去了同卧室和前厅相通的盥洗室。在那儿,她把门关上,因为雷蒙仍然没有醒,门关上之后,她感到自己周围的空气像她希望的那样自由,并确信任任何东西都不会成为她的计划的障碍。但是,她没有去开淋浴器的龙头和盥洗盆上的龙头,也没有去开灯,她没有擦洗身体,没有梳理像男孩一样短的头发,没有刷牙,没有涂唇膏,也没有照镜子。她只是把前一天扔在脏衣服筐里的一条乳白色尼龙短衬裤从里面拿出来,穿在了身上。要是穿上拖鞋,她的两只脚就不用踩在冰冷的瓷砖上,但拖鞋还留在床边,所以不能穿。不穿鞋,丽贝卡照样也会在结了冰的河面上行走,只要对岸有某个东西(或某个人)能把她吸引过去,因为她自己认为,她的性格就像山羊一样任性,容易冲动,而且极其固执。另外,这时只要走到前厅就行了,她骑摩托车穿的服装就放在那里。

她小心翼翼,因为门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更大的响声也会被鸟叫声淹没),转动了把手,开了门,出去后又把门关上。这时,就不必这样轻手轻脚了,因为在每扇门的后面,都是空无一人的房间,在一边是盥洗室,另一边是客厅(还有餐厅),不会吵醒雷蒙,但要是她磨磨蹭蹭,雷蒙就会自己醒来。一个衣橱里挂着一些大衣和雨衣,但就像通常的那样,男人穿的衣服没有女人穿的衣服多。丽贝卡已经把她的衣橱移开,

这样她就能在一个角落里穿上唯一能使她的心脏剧烈跳动并使她感到自豪的衣服，她穿上这套衣服就会感到欣喜若狂，而雷蒙看到这套衣服就会难受和失望。这是一套黑色的上衣连裤皮装，十分光亮，衬里是白色的毛皮，在脖子、手腕和踝骨处用小松紧带收紧。丽贝卡把衣服的拉链全拉开（这样，衣服就像是刚剥下来的野兽皮），然后把两条腿伸进衣服。她赤身裸体，只穿着一条尼龙衬裤，三角形的阴毛部位有点透明。她把拉链的拉头从下面往上拉，这样就把她天生褐色的身体裹在黑色的套子里。“再没比这更舒服的了，”她心想。这想法有点幼稚，因为这只是兔皮，但她从未穿过貂皮或紫貂皮的衣服。她穿上这衣服很暖和，感到全身的皮肤都有点痒，非常兴奋。“我的身体就像一把小提琴，放在一只只有软垫的盒子里，”她又想道，因为她想起她丈夫第一次把她的衣服脱掉时，曾把她比作这样的乐器。她的情人从未说过这样的话。雷蒙往往说些司空见惯的恭维话，显得滑稽可笑，但刚才那句话丽贝卡挺喜欢。她不用照镜子也知道，她的裸体就像秋天在林下灌木丛里捡起的树叶。这个年轻女人很高兴有这种相似，就穿上高帮皮鞋，皮鞋也是黑的，里面也有暖和的毛皮衬里。她把鞋帮塞到裤子里面，然后把踝骨部位的松紧带扣上。她没穿长袜也没穿短袜，因为前厅的衣橱里没有这样的东西。她戴上镜片凸出、架子是橡胶做的大眼镜。最后，为了结束她所说的赛车女运动员的打扮（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切的），她戴上了风帽（她买这帽子的那家日内瓦针织品商店的营业员这样称呼它），风帽比她的头发稍微黑一点，同半截面具正好相反，因为风帽露出的脸部，恰恰是一般被面具遮盖的部分。

她扣好连裤套装的衣领，并把袖口扣好。手上戴了柔软的手套。

丽贝卡用挂在墙上的一串钥匙开了门，接着她打开与小屋相连的小车库的门，并去打开花园的栅栏。然后，她把钥匙放回原处，并把门重新关上。一些鸟在她走过时飞起，在空气中发出子弹般的声音。另一些鸟在稍远的地方歌唱，显得有气无力。

车库里，有一辆自行车，是雷蒙去中学上班时骑的（他的学生们看到他骑着这辆车把很高的旧自行车，把公事包放在生锈的车架上，就嘲笑他，这些学生她看到过）。在自行车旁边，放着丽贝卡的摩托车。这是一辆大型的哈利-戴维森摩托车，型号是最新的，速度是最快的，崭新的车身除了镀铬的部分外全都漆成黑色，其中以排气管的弯管最亮。这样的车在摩托车中是顶儿尖儿的，并不是每个十九岁的姑娘都能有一辆这样的车的。丽贝卡每次去车库看她的车时都赞叹不已（就像新娘刚有个丈夫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样）。她了解她的车的所有特点，可惜只能独自念叨这些特点，她来阿格诺不久，没有女朋友，要不她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次序，反复介绍这些特点了。她会炫耀地对她们说，马达有两个汽缸，总的工作容积可达一千二百立方厘米，功率接近六十匹制动马力^①……真这样的话，她也许会因为学究气十足而成为最令人讨厌的女人。雷蒙忍受了她的学究气，并没有加以抱怨，但他有时也向她指出这点。啊，这里说的是雷蒙或她可能会有女友！当她站在小车库里的摩托车前时，她处于一种和平时不同

① 制动马力即有效功率，是发动机的净输出功率。

的空间之中，就想到装有侧面呈白色的大轮胎的轮子使她对丈夫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坦率，或是想到这两个轮子使她对另一个男人有一种同样是异乎寻常的屈从。她虽说掌握各种技术知识，却仍然要像人们抚摸动物的前胸那样，用手去抚摸车把前面、车叉上面的流线型前灯，并像床上的情妇那样低声细语地说：“你这头黑色的公牛，要把我一直带到什么样的极乐世界去？”

就这样，丽贝卡在打开通往公路的栅栏之后，又回到平时同丈夫一起呆了好几天之后产生的想法，并激动地把手放在这辆漂亮的摩托车的油箱上，因为这辆车将使她远离她的丈夫，去接近另一个男人。那么，她在两个半月之前为什么要结婚呢？油箱里只有几升汽油，但她可以在城市入口处加油（她是这样想的），因为加油站老板知道她是新来的历史和地理老师的妻子，会把这笔帐记在雷蒙的头上的。上衣连裤套装的口袋都是空的，里面既没有钱，也没有香烟，没有手帕，手腕上也没戴表。她要是回到房间里去拿这些东西，就未免不大谨慎。另外，她一无所有，同她赤身裸体也十分相称。她感到自己已经被那个强壮的男人抓住，在他面前她将会一丝不挂，就像是遇到海难，刚从海里游到他的脚边一样。在车库的门和花园的栅栏之间，铺沙的小路犹如一条浅色的带子，处于摩托车的中心线上。一些冷杉在公路的另一边形成一道阴暗的墙。

丽贝卡一只手握住车把，另一只手放在坐垫上（她为了好玩，就在坐垫上绣上长长的流苏，当她把车开得飞快时，这些流苏像黑色的马鬃那样随风飘扬），把摩托车往前推，只见撑脚抬了起来，发出枪闩般的声音。虽说车的重量超过二百五十

公斤，她还是把车推出了车库。一个小小的坡度帮了她的忙。在被初升的太阳照成金黄色的小路上，她又有几次想到了雷蒙。他是否会醒来和出来？要是这样的话，该怎么办呢，该对他说些什么呢？如果他要她作出解释，又怎么来解释这种黎明的出走呢？她想到他会要她回到床上去，会抓住拉链，把连裤套装拉开，看到她里面是赤裸的身体，感到难以忍受。她听从鸟儿的劝告可不是为了让他抓住哟。另外，她感到自豪，因为她穿着上衣连裤的皮装，就像身穿盔甲的骑士一样。她扶着摩托车，就像扶着鞍辔齐备的战马一样。她感到必须选择自己的战胜者，以便听凭他的摆布，并卑躬屈膝地来到他的跟前，让他脱掉她的护胸甲。她虽说样子像小伙子，却是很有女人味儿的，戴着护胸甲只是为了得到投降的幸福和失败的乐趣。

现在，既然她有被抓回去的危险，既然沐浴在阳光中的小路在她面前往下延伸，仿佛要让她将幻景置于脑后，让她忘记对夫妻搂抱或一起睡觉的最后回忆，丽贝卡就把一只脚踩在反冲式启动蹬杆上，蹬动了两下，让汽油进入汽化器，因为摩托车已在车库里停了好几天。然后，她转动点火开关的钥匙，并用脚更加有力地蹬了一下。马达开始转动，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外力，她听到马达低沉的声音，感到十分高兴，而车架则在颤动，仿佛对受到考验感到不耐烦，因为这种大功率的车，会同纯种马一样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她感到她身上仿佛也点了火，感到自己又恢复了生命，仿佛经过了长时间的冬眠那样，感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又恢复了正常，感到血液重新开始在动脉和静脉里流动，就像她过去当姑娘时那样，准备接受所有的好运或厄运。“在雷蒙的身边，我变成了石头，”她想道

(这样想并不公正),同时又感到兴奋,因为她想到她将离开矿物界,越过植物界,并回到高等动物的行列。她感到自己想要跳跃,就像摩托车那样。

丽贝卡踩在踏脚上,骑上了哈利车,坐到宽宽的坐垫上,觉得有弹性,十分满意,同时也对只有一个座位感到满意,因为她曾坚决不要加上后座。她用右手微微转动油门转把,左手则把点火提前装置调小,并使离合器呈分离状态,然后,她的左脚踩了变速踏板,挂上一挡,等速度加快一点之后,松开左手的离合器摇臂。这辆大型摩托车慢慢地起步行驶,在小路的沙子上留下轮胎的痕迹,这至少可以让雷蒙知道,他的妻子并没有变成小鸟或松鼠,而他在亲热地同她开玩笑说她想逃走时,有时会假装担心她变成小鸟或松鼠。

他难道真的还在睡觉,或是已经发现旁边的床上已空无一人,而且从被单里还有热气知道她离开的时间不长?马达在离房间几米远的地方开动,他难道会没有听到马达的声音?当他决定不发脾气,对伤害他的事情不问不闻的时候,他装假的本领比耐心最好的人还要高明,使别人不知该说他品德高尚,还是该把他看作精神失常或呆头呆脑。教师的职业使他要受各种各样的气,因为即使别人不讨厌他,他的学生们也情愿挨打,而不会停止“在尼尔上课时起哄”。教师的职业显然使这种优点(或这种缺点)得到了发展。他乐意承认这种优点(或这种缺点),既不以为耻,也不以为荣。结婚前,他在塞文山脉的小城里教书,被学生起哄得很厉害。在阿格诺,起先他甘愿让学生起哄的名声还没传开,他曾经想要显得严厉些,但结果受人嘲笑的场面还是以大致相同的形式重现。例如,有一天,据

他对丽贝卡说，他班级的学生在历史课上组织了一次野餐，当他镇定自若地对这些十五岁的男孩和几个女孩叙述十九世纪奥地利统治阶级的没落时，这些男孩大声地拔出瓶塞，切开面包，把冷肉和红肠切成片，分享巧克力块，削水果的皮，大声评论这些食物的味道，一开始互祝胃口好，然后又互祝消化好。任何学生都没有受到处罚，所以他们在下面几节课上又想出了新的花样。丽贝卡一直无法理解，她丈夫这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受考验的时刻装作不在场的奇特本领，到底是软弱的表现还是有力的表现。在这些时刻他到哪里去了？这点她也一直无法知道。就像其他几次那样，她在离开的时候又怀着温情想到了他，而为了使自己相信她并非偷偷离开，她在栅栏的白门柱边上转弯时把油门开大。像往常那样响起了雷鸣般的声音，她骑的车往前冲，来到冷杉树荫下的柏油路上。她用脚轻轻一踏，而手则把进气阀稍微开小一点，然后又开大，并换成二挡，固定在油箱上的车速表的指针立刻（她觉得是这样）超过了 80 这个数字。这时，摩托车换成三挡。然后她关闭进气阀，因为她已经以超过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的车速到达了阿格诺市区的第一排房屋那儿。“雷蒙要不是在耳朵里塞上蜡，就应该听到一点声音，”她在离开自己的屋子时这样想，而在她的身后，因车速快而混杂在一起的冷杉，在后视镜中并在一起，就像以色列百姓后面红海海水的墙垣那样^①。

她想象中的埃及法老要是想追赶她，就会被深暗的波涛

① 据《圣经》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渡过红海时，“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详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所吞没。丽贝卡不再去想法老，用力踩了一下制动踏板。她在开车时，总是把右脚放在这个踏板上，这样就可以及时应付路上发生的任何情况。与此同时，她在坐垫和车把的把手之间弯成拱形，因为制动摇臂没有握紧，而她知道，在突然减速时，摩托车有时会变得反复无常。但是，这次一切正常，因为柏油路既平坦又干燥。她朝偏右的方向开，开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前面加油站的小道上。她握紧左手，使离合器呈分离状态，仍用右手和脚制动，把车停在油泵前面，只见油泵上面装有发亮的球形灯罩，以便在夜里向汽车驾驶员表明，加油站日夜为他们服务，所以她就按了门铃的按钮。她听到小屋里铃响了好几次，是在老板的房间里，在床的旁边，他也许正睡在他妻子的身边。她看到百叶窗里灯亮了，接着门开了，她认识的那个老板出来了，一边低声嘟哝几句，一边同她打了招呼。他想必感到自己显得滑稽可笑，因为他穿着一件短外套，膝盖下面的腿都赤裸着，而外套的钮扣一直扣到脖子，非但不能使他显得更为体面，反而使人猜到这华达呢外套里面是一丝不挂，就像有裸露癖的人显露自己的下身那样令人厌恶。过去，这种人曾向丽贝卡显露过自己的下身，当时，她深夜经常和男友达尼埃尔去日内瓦郊区名声狼藉的地方散步。老板用钥匙在油泵的锁里转了一下，来到摩托车的跟前，手里拿着油管，样子就像有裸露癖的人那样，并把管口塞进油箱的孔里。丽贝卡要他“加满”，只见指针在油泵的刻度盘上慢慢地转动。这个年轻妇女感到，车吸进的是潜在的自由，就像她喝烧酒一样，一升一升地吸进去，直到这闪闪发亮的金属做的巨大的胃里装满为止，而等她重新骑上车子之后，就将把这个胃置于

自己的胯下了。

在关上油箱并把它擦干净时，她对老板说：“您认出我了吧。我是尼尔太太，就是早晨去中学时经过这里的那个教师的妻子。我出来时没带钱。您看到我丈夫时，和他打个招呼，让他停下来把钱付给您。”

“您戴着这样的风帽，样子像个赛车运动员，我看到您时不会想到是一位太太，”他回答道。“不过，这摩托车我当然认识。在这个地区，这样的摩托车找不到第二辆，即使在德国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车。至于您的丈夫，我找到他并不难。他这个教师骑车时踏板不大用力。他要是骑摩托车，去学校会更快，那些孩子也会更尊敬他。”

“摩托车是我的，”丽贝卡说。“其他任何人都不会骑这辆车。”

她感到高兴的是，别人对她十分相信。她为了保险起见，又让老板检查一下轮胎的气是否足。然后，她轻轻地踩了一下反冲式起动蹬杆，重新启动了马达，并转动油门转把，让马达在短时间里达到高速运转的状态，就像飞机驾驶员驾驶飞机在起飞跑道上滑行时那样。街上响起黑人击鼓般的声音，加油站的老板用手捂着耳朵，大声说别人还在睡觉，这样他会有麻烦的。有什么麻烦呢？丽贝卡虽说穿得像男人，却是个十足的女人，不会对这种事感到担心。她做了个手势，同这个胆小鬼告别（或是请他回去睡觉），并重新骑上车，让马达减速，用一档速度慢慢地离开加油站。油泵上在清晨还亮着的灯使加油站有一种奇特的赶不上趟的外貌。然后，在马达几乎处于减速状态时，她无精打采地让车换成二挡，首先开到火车站前，

接着从铁路桥下开过，从另一座桥上过河，然后开到左面的封锁壕林荫大道上。

现在，丽贝卡·尼尔行驶在宽阔的林荫大道上，林荫大道以上次大战中一个军人的名字命名。“这么多的街道用军人的名字命名，”她想道，“对法国的城市来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伤心事。”她还想，在她出生的瑞士，一般只有用杜福尔将军^①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于是，她对雷蒙有点生气，仿佛他那历史教师的职业使他要滥用军人名字命名街道的现象负责，或者说脱不了其中的干系。在左面，她刚才穿过的河流沿着林荫大道伸展，淡绿色的水面映照出一堵堵红色的墙面，一个个灰色的屋顶和一棵棵枝叶稀疏的树木。再晚一点，人们就会看到洗衣服的妇女，但如果这时有一个洗衣妇出现在河岸上，人们就会怀疑她行为不轨，或是怀疑她想要自杀。“怎么会有人想要死呢？”丽贝卡想道，因为她的双膝夹着颤动的油箱，在自己身上的每个地方和摩托车的每个地方都感到充满着一种强烈的生命力。不久前，林荫大道曾经过整修，柏油路面也许因过早地行驶车辆而高低不平，使车身下面的弹簧和液压避震器处于工作的状态。仿佛为了阻止车轮的跳跃，车叉在丽贝卡的目光下来回摆动，就像天文望远镜的伸缩那样。要是她开得更快，所有的冲击都会消失，她就只会感到马达急促的转动，但在这种高低不平的路面上以这样的速度开车，她就有节奏地摇晃起来，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行驶的小舟那样，虽说

① 杜福尔(1787—1875)，瑞士著名土木工程师和军官。曾参加法国拿破仑军队的几次战役。1831年任瑞士陆军总参谋长。1847年当选为邦联军统帅。1864年任日内瓦国际会议主席。

摇晃时她压在坐垫的海绵状橡胶和螺旋弹簧上有点过重。这样，她就像被人按摩一样，碰到衬里上的毛，皮肤上仿佛有蚂蚁在爬的感觉。丽贝卡在想，她要是不穿衬裤就穿上这上衣连裤的服装，情况就会更加糟糕，所以她庆幸在离家前想到要穿上衬裤。她要不是在最后时刻从脏衣筐里找到了衬裤，这会儿可怎么来抵挡转动油门转把，使马达发出轰鸣的诱惑呢？她出了城之后，就马上要加快速度，那时因为要专心致志地高速驾车，就不会想到不舒服的感觉了。

在林荫大道的终点不到一点的地方，有一块蓝色的标志牌，说明大道分成两条岔道，上面的图案弯弯曲曲、错综复杂，驾驶员如果没有识别这种图案的专门知识，往往就要停下来弄清它的含义。丽贝卡对几何图形一直不大在行，但她的记忆不会出差错，虽说这条路她走的次数不多，但她不需要看路标上的文字或箭头标志，就能知道从丈夫的家到情人的家该走哪一条路。她朝左面拐弯，就再次跨过她刚才穿过的莫代河^①，然后驶过对岸小公墓旁边的街道和通往维森堡的大路，开到右面通向洛特堡的公路，并穿过市郊的马克森乌兹，在那里也有一座公墓。丽贝卡在想，在这个阴郁的城市里，有这么多的公墓，有这么多的兵营和军用土地。她丈夫把她带到这里，正是因为别的地方，学生上课时对他起哄得过于厉害，——倒像这个沉静、善良的男人，不是注定就要到处被学生起哄似的……

① 莫代河是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一条河流，是莱茵河的支流，穿越阿格诺市。

郊区的居民也同城里一样少，百页窗也同样关着，闹钟要再过一个小时左右才会在房间里响起铃声，而丽贝卡在想，五月中旬，只有清晨的时刻最美。这些人的耳朵难道聋了，没有听到鸟儿在歌唱？大森林在清晨的阳光下呈黑色和绿色，森林里布满青苔和枯萎的针叶，被阳光照成千姿百态的形象，可以使他们吝啬鬼的心感到温暖，他们难道不知道这大森林就在他们的家门口？除了工作和工资之外，他们难道不去关心别的事情？突然，她对她的那些兄弟姐妹有点生气，对她自己也有点生气，因为她也不禁去蔑视穷人，而她通常并不是这样的人。这个少妇摇了摇头，就像戴着眼罩的马那样。她再次看到，大街上确实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只猫）。她曾担心在市里会遇到骑自行车的冒失鬼，但结果并没碰到，那么是否会在马克森乌兹碰到呢？她不再相信任何事情。十字路口十分罕见。郊区的出口处，在长街的尽头，被初升的太阳照得像希望之乡^①那样光彩夺目。警察要等交通恢复之后才会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时，丽贝卡用手抚摸油箱流线形的曲线（她喜欢这种形状），因为她曾看到骑士这样抚摸马的脖子，然后又抓住油门转把，把油门开得很大。在二挡速度，就像现在那样，摩托车对车手的要求会立即作出反应，就像点了火的烟火会立即燃放那样。它的女车手稍微减慢马达的转速，用另一只手使离合器呈分离状态，并用脚一踩，换成三挡，这一踩要比她刚才想到的那些骑士用马刺刺马快得多。几乎是在同时，当车速表的指针指到一百二十，马达以每分钟五千转左右的速度转

^① 希望之乡指《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